

(話 劇)

最幸福的人

萊維娜 著 顧伯鈺 譯

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發行

最幸福的人

葉維娜 著 顧伯鈺 譯

(話劇)

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發行

最 幸 福 的 人
(話 劇)

著 者

萊

維

娜

譯 者

顧

伯

鐸

發行者

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

•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初版 •

1—5,000 (審)

最幸福的人（獨幕話劇）

萊維娜
顧伯錄 譯

阿伯·梅茲是有天才的美國作家，是著名的爭取和平，反對美統治集團反動政策的積極戰士。他的作品是『美國生活方式』和少數壟斷資本家對勞動人民的壓迫和剝削的有力的控訴。梅茲在他很多作品中，描述着美國普通人民如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受着磨難。這篇短劇是蘇聯萊維娜根據梅茲的『世界上最快樂的人們』改編的。

人物：傑西·佛爾頓——一個失業者

湯·勃蘭克——一個運輸汽車調派員

佈景：調派員簡陋的小屋。一個木製的櫃檯把這小屋分爲二部分。裏面放着一張桌子，一個轉椅，一架電話。櫃檯前面放着一隻板凳，上面坐着傑西·佛爾頓。他只有三十歲。

但看樣子已經有四十了，他鬆弛的臉上，掛着疲勞和失望。他有一副修長的面龐，一個筆挺的身材，但是飢餓和貧困把他搞成皮包骨頭，頭髮也灰白了，不時的從他破舊的外套上拍下一層塵土，並且憂鬱的看他的破舊的皮鞋。

（湯·勃蘭克帶着一束紙輕快地進來）他有一副堅強的面孔，他的舉止有力而敏捷，但是在他枯燥的商人的外型裏，別人會感到有着一顆良善的心。

傑西：（以下簡稱西，站起，委縮地）哈囉，湯姆！（湯走向他的書桌，沒理他，坐下，開始看他的紙張）

西：（自語）他不認得我了……難道我真變得那麼利害了麼？（咳嗽）

湯：（並不抬起頭來）喔？（傑西跛着走近櫃檯，把他的手神經質的插在他亂蓬蓬的頭髮裏。）

湯：（忙於看紙張）怎麼？你有什麼事嗎？

西：你不認識我嗎？湯姆？我是……

湯：（驚異的抬頭看）嗯！（電話鈴響，湯接電話）哈囉，是的，我是勃蘭克，什麼？又是一個？台惟遜麼？不能再工作下去了？跟車子一起爆炸了？這是第三個了；告訴愛倫，叫他馬上接上去，叫他三點鐘來報告，好！（掛上電話，靠在椅背上）你說什麼？

西：我……我是傑西，傑西·佛爾頓。

湯：（驚詫）傑西？

西：是的，我是你的妹夫傑西，愛拉要我向你問好。

湯：（走近，懷疑的打量他，想從他的記憶中找出妹夫的模样來）啊！是的，我相信是你，但是你真是變了。從前你多麼壯實啊！還記得我們從前玩足球的時候麼？你是一個健將呢！我想你體重一定減輕了？！

西：（無奈的）真的我是變了，我們都變了，是嗎？

湯：（傷感細細的打量他）不過你的眼睛還是這樣，我總喜歡你那有些羞澀而灰色的眼睛。（稍停）傑西，我真抱歉，來，請坐！（握着傑西的手）見着你我真高興，我看你很疲倦。（他們二人都坐下）

西：（以手搔頭）我不疲倦。

湯：那你的腳怎麼有點癩呢！

西：我的腳不小心碰在一塊石頭上，鞋子扎了一個大洞。這雙鞋子也快完蛋了；天曉得，我是一直步行走到這兒的。

湯：（驚訝地）愛拉沒出什麼事麼？沒有麼？

西：（含糊其詞的）沒有，她很好。

湯：孩子們呢？

西：他們也都很好。

湯：告訴我愛拉和孩子們到底怎樣？

西：喔，他們是很好，除了查利，那最小的，他還要用拐杖走

路，不能跑，但是他長得不錯。

湯：愛拉常給我寫信，可是她從來也沒告訴我你現在情形這樣壞。

西：是嗎？你自己不也很不幸嗎？

湯：（柔和地）我們的女孩子死了以後，我和我的太太傷心極了，後來我住的那家印刷工廠又關了門，大魚吃小魚，工人就被趕到街上去……。

西：（憂傷的）從此以後你就徘徊着想找一個職業……可是什麼職業也沒有，這對我們工人真是太苦了。（一個間歇）

湯：我真不願幹這個工作，可是家裏沒有吃的時候，同時也是到處碰壁的時候，你就什麼都得幹……好了，談談你自己吧！

（他注視着他的妹夫，想找出一些什麼似的）

西：（微弱）這待會再說吧。

湯：（熱切地）不是你跟愛拉……？

西：（迅速地）什麼？不！你怎麼老是想著這些？爲什麼愛拉和我……（突然大笑起來）爲什麼？湯姆，我真熱愛愛拉，她真是可愛，她真是我整個的生命！湯姆！

湯：對不起，傑西，但是你知道……

西：湯姆，聽我說，我到這兒來是有目的的……（又以手搔頭）我要你幫忙。

湯：（溫和地）我的老天，朋友，我的能力有限得很，我僅能使自己免於餓死，你知道我有一個家庭，還有一個生病的岳母……

西：是的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不能在金錢上幫我的忙，可是我在我們的鎮裏碰到一個人，他在你手下做工，他說你會給我工作的。

湯：傑西，這兒沒有工作！

西：但是……我想……我一聽這麼說立刻就動身，媽的！我足足

步行了兩個禮拜，像瘋了一樣的一直往前走，不管什麼天氣，也沒停下，吃和睡……

湯：你從康雪斯走了兩個禮拜，你想我會給你工作？

西：（熱切地）是的，湯姆，當然的——一個工作。

湯：我沒有什麼工作給你做。傑西，這些不景氣的日子，你不知道這種石油生意，這是很特殊的，多少熟練的工人今天都失業了，你不想想，若是有什麼機會，我不早就叫你來了嗎？

西：（絕望的聲音）但是他告訴我，你能僱用我的！他這樣告訴我的，他給你開貨汽車，他說你這一部門需要人。

湯：（平板地）喔……你說我的部門？

西：是的，湯姆，就是它。

湯：（溫和地）你知道這是什麼工作嗎？

西：當然知道，你是個汽車調派員，不是嗎？你調派裝炸藥汽車出去嗎？

湯：你所說的那個人是誰？傑西。

西：愛弗脫！我想大概是他的名字。

湯：（慢吞吞地）愛勃嗎？跟我高矮差不多嗎？

西：是的，他不會撒謊吧，是嗎？真有這個人吧？

湯：（站起來走向西）是的，是有這麼一個人，他不會說謊的，

（頓）不然他不會……傑西，朋友，其實在你這次長途跋涉之前應該寫封信給我的。

西：我不寫信給你是有目的的，我知道你會說『不』。

湯：（臉色變得頑固和黯淡）傑西！現在我也還是要說『不』。

西：（請求的）喔！不，湯姆，你不能這樣做，我得找到一個職業，你這兒不是有什麼工作嗎？

湯：（頑強地）是的，這兒有工作，若是你想幹，就是愛勃的工作。

西：他不幹了？

湯：他死了，在工作中死的，傑西，就是昨天晚上。

西：喔！

湯：（坐在他旁邊）現在你聽我說，我們運輸的是炸藥。

西：我知道——

湯：別急，可是他們從沒裝置什麼安全的設備來運炸藥。

西：（堅持地）我知道，你不必多想，以為我不知道。

湯：（怒）是的，但是，你要知道，若是你偶而咳嗽一下，打個噴嚏，或者你車前的燈沒照亮而開過一塊石頭……你知道，這就會是你的汽車的結局，——還有你！

西：我知道，湯姆。

湯：少說廢話，這些東西，只可以在特別的汽車上運輸，要用特殊的方法處理。他們不能穿過城市，而且必須存放在特殊的車間裏。這些難道沒有告訴你這是多麼危險麼？

西：我會很小心的開車的，我知道怎麼樣去掌握一輛汽車。

湯：難道你以為愛勃不會掌握汽車麼？

西：（臉上呈現着愁慮）湯姆，你不能責備我，我現在只想着一件事，愛勃說他可以得到一英里一塊錢的報酬。

湯：（發怒）是的，一塊錢……

西：我也同樣可以得到這些，我不能嗎？

湯：（粗暴地）是的，你可以同樣的得到這些，一直到你在黑暗裏碰着一塊石頭，使汽車震動了一下而爆炸為止，然後汽車也沒有了，屍體也沒有了，什麼也沒有，或者有人會在稻田裏找到一小塊彎曲的鐵塊，可是那個司機就不能找了。我們永遠也不會找到他了，這就是你說的一英里一美金的報酬！

西：是這樣？

湯：我們所知道的只是這個駕駛員不再寫在我們的時間表裏了，然後，我們就靜候着，警察的光臨。（頓）愛勃就發生這樣的一件事，在一頂橋上出了什麼事……結果，卡車也沒有

了，愛勃也完蛋了，愛勃有一個母親、妻子，還有孩子，他才三十歲，聽見嗎？

西：（以手掩面）好，湯姆，你給了我警告，可是我不管，你做做好事，把那份工作讓我來做吧！

湯：（以手掌劃桌）不！

西：（絕望地）聽我說，湯姆！看看我的樣子吧，難道這還沒有使你明白？我不能再像這樣的生活下去了。我要能够使我家庭裏的人吃飽！（粗魯地）把這個工作給我！

湯：不！

西：我要想法子得到它！

湯：這裏每年，五個裏有三個這樣的死了，這值得嗎？

西：難道我現在的生命還值什麼東西麼？我們正在家裏挨餓。

湯：我可以借給你些錢，我們可以打個電報給愛拉，然後你可以回家。

西：然後呢？

湯：總有一天你會有工作的！

西：不！我不相信。在我們的國家裏，是沒有工作的。

湯：你應該有勇氣！

西：我有你需要的所有的勇氣！但是我有什麼希望呢！？

湯：看在上帝份上，你得想想愛拉。

西：你不知道我正想着她嗎？這才使我下了決心。（急速而痛苦地）愛拉不再美麗了！湯姆，從前她像一個洋娃娃似的，記得麼？可是她現在還不到二十九歲，他已經不再美麗了。（湯以手掩面）我——當不能養活他們的時候，我們甚至於是沒權利有一個家庭的。

湯：若是愛拉知道你要幹什麼的時候，你想她會怎麼樣？

西：我不告訴她，湯姆，你一定把這工作給我！我受不了，看到我那小孩子的腿，如果我有一個工作的話，他不會這樣的。

他看見我的時候，似乎在對我說『這都是你的錯處，使我成爲這樣』，我正是甚麼都破產了。

湯：少說廢話，沒有破產，在美國有成千成萬的人像我們一樣，這是自由的美國所給你的。該咒罵的是那些統治美國的人們。

西：湯姆！你得幫助愛拉、那些孩子們和我！

湯：（樂和地）可是他們以後會遭遇到些甚麼呢？不管是馬上或者久一些，你總是會死在工作上的。

西：好，有了工作我可以給孩子們買牛奶和糖，給愛拉買一雙鞋子。我要他們每星期吃兩次肉，我要抽煙，我要每個月帶我的孩子去看一次電影……

湯：（傷心地）喔！不要說了。

西：湯姆，聽我說，如果我只有三個禮拜好活，我可以得到多少錢了？或者我會活一年？我可以把愛拉很好的安排起來。我

告訴她我只掙四十塊錢，請你把餘下的存到銀行去。

湯：不要說了！

西：你一定得幫助我。

湯：你以為這種工作是輕而易舉的嗎？你以為我不知道整晚的失眠，想着我派出的那些像你一樣年青人，把他們往死裏送的滋味嗎？該咒罵的生活對我簡直是一個暗殺者！（頓）

西：（輕微）湯姆！你要這樣做，你要這樣做！

湯：（無盡的憂傷，低頭而粗魯地）喔，該咒的！好吧！我可以僱用你，今天晚上你就可以準備去嗎？（傑西想說些什麼，可是沒有說出來，他轉過他的臉去，看頭有些抖動）我可以打個電報給愛拉。兩天以後你可以給她寄錢，若是你可以活到這個禮拜結束，你可以拿到一些錢。你這個笨蛋！

西：（跳起來，搖着湯的手）謝謝，湯姆，上帝，我真是快活，我真想唱歌了！